四庫全書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四

廣言路

康熙六年丁未十二月壬申

上諭吏部都察院設立言官原為國家大事兵民疾苦内外官員貪酷等項應許陳奏理宜簡約真切直陳以備採擇近見言官條奏於事理之外牽引比擬多用浮飾

之言或有將已結之事勦襲充數者或有挾私紛更國家之良法者且本章原令不得踰三百字今踰額浮詞甚多以後陳奏此等無益之處俱著更改如仍前不改嚴加治罪至言官如有所見既許不時陳奏其拾遺著永行停止爾部院即傳諭嚴飭遵行

康熙七年戊申九月癸丑

上諭吏部兵部朕頃以秋冬農隙講武之時欲一往邊外閱視不久即還今覽諸臣前後各疏稱今歲災變甚多

不宜出邊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諸臣抒陳忠悃直言進諫深為可嘉已允所請停止邊外之行以後國家緊要重大事情如有未當務將所見直陳朕不憚更改爾二部即傳諭遵行

十一月丙辰

上諭吏部各部院衙門事務殷繁必得賢能之人乃克辦理都察院科道等官職司建白糾彈內外大小各官有衰庸及貪酷溺職者理應據實指參近見言官章奏或條陳無

可採取之瑣事或止將微員塞責不過以職任言官曾言某事徒沽虛名而已如内而部院堂司各官果有囑託行賄者即行糾叅外而督撫以下有為害地方苛虐小民大貪大惡者即據實不狥情面叅發則惡人知儆地方乂安豈有不臻太平之理爾等身為言官若不攄忠入告即不稱職理應處分姑暫寛免嗣後務破情面據實叅發以副朕用人圖治之意爾部即嚴飭遵行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丁卯

上諭吏部朕夙夜圖治念切民生艱難加意撫綏俾各安居樂業乃成久安長治之道邇年水旱頻仍盜賊未靖兼以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財盡力窮日不聊生朕甚憫焉爾等部院大臣科道各官或任要職或有言責者即將拯救民生疾苦切實裨益之處各攄所見明白陳奏以備採用勿得妄行借端以無益之事塞責指陳負朕加惠黎元圖治求言之意

康熙九年庚戌十二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近日披覽章疏於科道官條奏有合於事理裨益政治者虛懷聽納不憚見之施行其所言無益不可行者非勦襲陳言則浮泛塞責爾諸臣寧有不知今後有言關政理切實可行者照常票擬朕親加裁奪其或不可行者若悉下部議徒令章奏繁多反致應行事務稽遲爾等即以不准行擬旨朕仍審擇而執其中古之聖帝賢君雖邇言是察亦無稽勿聽用言致治之道蓋當如此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己酉

上諭吏部國家設立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須詳切條陳直言無隱斯為稱職若但敷衍虛文浮冗勦襲或以不急之務草率塞責非朕廣開言路之意今將科道官親加考試其留用各員宜益加勉勵殫心盡職以副委任石文郁范時起何名揚庸劣無文不稱言職令罷之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丙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士乃内閣參贊政事之官如有所見應行啓奏近來並無與議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筆帖式足矣何必設立學士此後各有所見俱令敷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九卿咸有條奏之責科道亦為耳目之官凡有見聞及應行事宜當不時入告以明盡忠補過之義今天下雖已昇平而兵刑禮樂之大國計民生之繁豈皆事事允釐無一可言者耶爾等其以此旨遍諭

廷臣焉

十一月己未

上諭吏部往者康熙十八年傳諭九卿詹事科道一同奏事期於政治得失互相討究雖微員亦得於朕前各抒己見前阿蘭泰於九卿啓奏時言諸大臣跪列於臣之前故未說出此則非朕令一同奏事之意矣爾等將此再行曉諭九卿等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設科道侍班糾儀之後啓奏各官往往心懷畏懼即科道官雖欲有所建白或恐以失儀被糾不敢條奏亦未可定朕思啓奏各官果有失儀應處分者朕自當付部議處若係無心小悞亦宜寛宥況啓奏者俱係國家大臣即有差悞伊等自行檢舉豈待人糾至科道官朕本欲其盡言無諱其中有新從外任擢授者禮儀未經嫺習雖有些小過悞朕亦不計也科道侍班著停止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叅劾貪官其受賄作弊之處因未曾親覩無所憑據畏縮而不行叅劾者甚多今間有彈章亦止據風聞叅劾耳豈有身與之通同受賄作弊而顧肯叅劾之耶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

世祖章皇帝時及輔政大臣停止令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若有挾讐叅劾者審明果係挾讐自有反坐之典在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等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來科道絕無章奏條陳乃科道專職惟在中無私意而已爾等可將此旨徧諭科道如有條陳令至暢春園面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己卯左都御史陳廷敬奏言官建白不得摭拾小事

上曰設立科道原欲其建言也至條奏之事是否可行自有裁定若必大事始言則言官難分事之大小以致進

言者少非所以集衆思廣忠益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設立言官本欲令其陳奏得失近日不見一人條陳豈皆無事可言耶爾等可傳諭科道等官俾各抒所見昌言勿隱

十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設立言官職司耳目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心採訪據實直陳近見滿漢科道

官員建白甚少殊非朕委任言路之意嗣後應各矢公忠研求時務凡有可以裨益國家之事悉攄所見以俟採擇但不得懷挾私情浮泛塞責其有眞知灼見應糾劾者即行𠫭奏亦不得暗受囑託代人報復苛責細事希圖傾陷著傳諭遵行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乙酉

上諭吏部都察院國家設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員以建白為專責所以達下情而袪壅蔽職任至重使言官果能

奉法秉公實心盡職則閭閻疾苦咸得上聞官吏貪邪皆可釐剔故廣開言路為圖治第一要務近時言官條奏參劾章疏寥寥雖間有入告而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甚少此豈委任言路之初旨乎自今以後凡事關國計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確見即應指陳其所言可行與否裁酌自在朝廷雖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諸王及內外大臣官員有所為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傾軋黨援理應糾舉之事務必大破情面據實指參

勿得畏怯責要瞻徇容隱即朕躬有失亦宜進言朕決不加責其有懷挾偏私借端傾陷者朕因言察情隱微自能洞悉凡屬言官尚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讜以無負朕殷切責望至意爾部院傳諭行

是日吏部遵

旨將起復原任科臣蘇俊等職名開列啓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科道職司耳目年來並無一人陳奏故朕將見任言官嚴飭又將伊等起復言路必大開矣此

後係奏內如果可行即批准行否則俱批知道了若一槩交部議覆必多更張成例之弊況朕令其陳言原欲聞軍國要務如但以浮詞細故塞責陳奏殊非朕求言本意

五月壬寅禮科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頒詔款項

上曰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詔赦頻

須不以為善政者以其便於惡人而無益於善人也鄭昱妄以詒款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寛宥著大學士等嚴飭之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辛未

御製臺省箴以儆言事諸臣箴曰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凜然訏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鑑在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

精白乃心克廣其識國計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愊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摭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非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為雌黄受人指囑尤為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皂囊職司獻替亟宜申詳敬爾在公風紀巖廊詞箴用昴誕告聯常

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

等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因言而罪之誰復敢言但此本内言順治以來至康熙十年尚為儉樸自後漸至奢僭等語殊屬錯謬朕知之甚悉自輔臣攝政十年以前凡器用服食等物甚為奢侈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銀器皿金鐙等物此時服用較從前十分之内已減九分矣然筆帖式護軍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歲歲賞賚更給官馬而生計尚未充裕謂非奢侈之故

乎朕閱載籍歷代以來皆由樸而漸至於奢未有由奢而漸至於樸者不可以不禁也當此之時惟以大開言路為要務況設立科道專為求言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内外臣僚亦俱知所儆戒矣朕聽政四十餘年言官有為人而言者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讎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不知至於喪祭時恐其僭用朕屢經傳諭族長著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飭

十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臣下之賢否朕處深宫何由得知緣朕不時廵行凡經歴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朕欲開風聞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條即行察該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迹循良競勸於民大有禆益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員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倘懐私怨互相朋比受囑託者國法自在著諭

滿漢掌印與不掌印科道官知之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甲子廣東廵撫彭鵬因

雲南道御史王度昭疏叅遵

旨明白回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於科道官許其風聞入告者專為廣開言路使自督撫以下各官有任意妄為及貪劣害民者皆知所顧忌而警戒也科道官員糾叅不實例有處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轉有之罷職亦有

之至於被叅之人具疏回奏止應辯晰是非不應支離牽引因彼一身被叅而舉原叅之父子兄弟親戚皆受指摘以逞報復則自此以後孰敢更糾一人耶彭鵬身為言官時亦曾叅人兹為王度昭所劾理應止以切已之事剖晰奏明乃今許奏王度昭謂其曲庇親戚而其間所有夙怨又未指出實據彭鵬雖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復瀆陳辭氣不勝忿激凡在君上之前不應陳奏之言輙形於章疏粗戾已極著嚴飭行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舊歲稔收今雖稍旱似未為害然為人主不隨時為計可乎往者朕以旱潦為災令各陳奏事宜時因人自為奏故辭多粉飾於國家政要莫之言及其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集議有益於時政事宜者具奏以聞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往代之君不接見諸臣臣下之意無由

上達政何以得理耶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正月壬子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副都統侍郎學士副都御史等曰自古帝王統馭天下君臣一心無有異意故凡事無不就理倘上下睽隔各懐一心則凡事無不滋弊此理所必然也朕今春秋已高聽政年久衆亦謂朕事事經歷無不周知但不聞不見之事甚多雖有言官若以不可發抄之事入告必關身命不懼者有幾

是以託合齊等輩小人常昂然張膽搆集黨羽今已顯露若漸使滋蔓其弊不可勝言矣朕為國為民宵旰勤勞亦分內常事此外所不得聞者令各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因請安摺內附陳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隱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之效也爾等皆朕所信任位至大臣當與諸省大臣一體於請安摺內將應奏之事各罄所見開列陳奏所言是朕則擇而用之非則朕心既明亦可手書訓諭而爾等之善惡眞偽亦貽

然可見朕於諸事謹慎舉朝無不知之凡有密奏無或漏洩但不肖大膽愍不畏死之徒從中拆視或原奏之人朋友衆多口不密而洩漏者有之况一概奏摺不遲時刻皆不留稿朕親自手批發還凡奏事者皆有朕手書證據在彼處不在朕所也如是則大貪大奸自知畏懼或有宵小誑主竊竇恩威者亦自此顧忌收斂矣為此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曾諭九卿科道等文武大臣內有聲名不好者科道即行題參科道內有行止不端者九卿亦參奏今部院司官內有辦事雖勤而操守平常者亦著查參可傳諭九卿

十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令大臣皆奏密摺最有關係此即明目達聰之意也凡一切奏摺皆朕親批諸王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爾等

可傳諭九卿知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二十五至八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汪燮憲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五

嚴法紀一

康熙五十年甲辰三月庚午

上諭刑部直隸各省民有寃抑許赴原問衙門及部院等控告如不准行方許叩閽前諭甚明近見有不赴原問衙門及部院控告竟叩閽者有已經叩閽不俟原問及

部院審結輒行再叩者有覔人代告者嗣後通行禁止其奸棍代人控告者論死爾部曉諭直隸各省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四月戊午刑部奏流徙寧古塔犯人項知中途病故伊妻傅氏應否還原籍

上曰凡僉妻流徙人犯夫死其妻免流若有子或無子有僕仍照流徙其止有一子尚未離乳者亦免或妻家與免伊女致死其壻及惡棍欲得其妻設謀致斃作何禁

止爾部詳議以聞

康熙四年乙巳正月甲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向因滿洲籍家僕資生若立法不嚴必致盡行逃走不得已嚴定窩逃之法非欲以逃人之故貽害於民也今聞各地方奸棍結黨詐害報仇或指逃報部提審全虛或指稱某家窩逃審虛復扳別家或逃檔無名復改易名姓或自稱逃人解部無人識認或棍徒在地方犯罪逃京投旗希圖免罪或地方官拏獲

重犯因誑稱逃人不敢加刑遷延漏網或解役與逃人結黨沿途搶掠肆行無忌或地方官唆令逃人指扳富室巧行嚇詐此等株連蔓引究及無辜餓死道途瘐斃監獄實屬可憫何以立法使逃人可獲奸棍不得肆惡小民不受詐害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六年丁未四月戊申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嚴立逃人之法因愚民窩隱旗人逃

亡日衆不得已而然非欲苦累小民也近聞有遞解逃人所過城邑村莊嚇詐搶奪及解役亦將逃人縱放借端枉道村莊同謀挾詐害民殊甚此皆由地方各官起解逃人時不嚴禁解役不將逃人嚴加桎梏之故凡城邑則有該管官員村莊則有經管約長如將挾詐搶奪者嚴拏舉首誰敢擾民以後逃人及解役若於所過地方騷擾者鎖拏送京治以重罪毋有所縱若原起解官不嚴禁解役經過地方官不行察拏事發嚴治其罪必

不寛恕爾衙門即通行曉諭直隷各省遵行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辛酉

上諭吏部近聞在京諸臣違法遣人往各省官員處借名問候多索財物又干預地方事挾持請託顛倒是非甚為良民之害有等遊行閒棍討取官員書札或雕刻別人圖書投見地方官員恣行欺誑此等情獘深可痛惡地方大小各官果能持已端方制行清直於此等違法干請之輩即不應所求不給財物何懼之有以後地方

文武各官遇有此等遊棍應即嚴拏具奏將主使之人究出從重治罪若畏懼徇私不行陳奏被旁人訐告科道糾參將地方官一併從重治罪爾部通行曉諭王以下內外文武大小各官

是日

上諭刑部向來東西長安門外豎立石牌原為民有寃枉令其伸告近見奸狡棍徒並無寃抑謊揑事端誣告者多實情者少將無辜牽連苦累又聞無賴之徒指稱叩

闕在於地方恣行挾詐擾害良民是負朝廷恤民之心而開奸徒生事之路也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既許封進狀詞伸理寃枉以後内外官民果有寃抑事情著照例於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告理叩閽之例永行停止

六月丁丑

上諭刑部嚴禁賭博向有定例近聞官民有以此為事者廢棄本業傾敗家産深屬可惡此皆該管官員稽察不嚴或徇情護庇不行發覺所致嗣後滿漢官員軍民人

等有賭博者該管官不行察出事發審實作何嚴處旁人首告者作何賞給至樗蒲等物乃敗壞人性導引為非之具將此貨賣亦屬可惡作何嚴行禁止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五月庚申

上諭吏部兵部鼇拜等以勳舊大臣深受國恩奉

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不意鼇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恣意妄為用

伊之奸黨班布爾善穆里瑪等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
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種種奸惡
難以枚舉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欵命諸王大臣公同
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奏聞朕復面
加鞫問情罪俱實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累朝効力
年久且
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寛免死革職籍沒仍行
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及後加

公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准留與伊子其班布爾善穆里瑪等皆已正法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僥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寛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内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倚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寛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副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至意爾二部即傳諭内外遵行

六月庚寅

上諭刑部設立通政使司及登聞鼓衙門原係通達民隱陳告寃抑果有寃枉事情應赴該部院衙門告理近見奸惡棍徒或以瑣細小事揑成重大或以私仇藉端陷害善良或受人僱托代為控告或擅入禁地及行幸之所衝突儀仗趨近喊告及將此等狀詞交與部院審理並無大事及寃枉之處反因被告干証將良民株連受累者甚多前此雖行禁止今仍多有違禁妄告者以後著再嚴禁如有惡徒仍前瀆告者除所告之事不准外

照律治罪

八月壬戌

上諭宗人府吏部兵部凡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之事俱係國家重大機密事務理應極其慎密今聞會議之事尚未具題外人即得聞知此皆會議處不嚴行約束閒雜隨從之人以致聽聞傳說將國家大事預先洩漏殊屬不合至於人衆愈覺繁雜其諸王貝勒長史閒散議政大臣俱著停其議政以後凡會議時諸王貝勒大

臣務須慎密勿致洩漏著即通行曉諭嚴飭

壬申

上諭内大臣吏部兵部侍衛文武大小各官各有職掌理宜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循分盡職以副朕任用之意近見有不安厥分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員妄行干求或潛為援引或畏威趨奉揆之臣誼殊為不合朕夙夜圖治懲創奸佞察其忠賢才能者始行簡用豈容匪類妄行陷人以圖僥倖嗣後如有仍前干求趨奉者定行從

重治罪不宥爾等即通行内外及包衣佐領嚴加申飭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都察院督捕衙門京師重地理宜肅清近聞京城内外豪惡肆行無忌或借端脅詐逼取錢財或公然剽奪侵擾市肆或糾黨横行毒毆良民又暮夜盜刦時聞而就擒者甚少此皆步軍校該廵城御史司坊各官督捕司屬捕營將弁稽察不嚴緝捕無術以致奸盜不息良民罹害今應作何嚴飭擒捕所司有怠玩者作何

定罪其集議以聞

康熙十年辛亥七月甲子

上諭刑部近聞流徙盛京一帶人犯押解官兵將犯人妻子恣行凌辱或將人犯潛害致死以後爾部嚴飭押解官兵如有此等事發從重治罪仍傳諭户兵二部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庚申

上諭吏部各省藩臬以下丁憂官督撫每奏稱才能請在任守制恐貪戀職任者多方營求彼此效尤有乖孝道

其申明定例嗣後丁憂官督撫毋得題留悉令離任守
制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禮部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儲養之源由於學校
必衡鑒得人釐剔有法乃能革除積弊遴拔真才以彰
文治之盛近聞各省學差沿襲陋規贖廢職業營私作
弊考試不公以致真才淪棄文治不光今應作何整飭
差遣何官及磨勘考核之法何以盡善務期永革弊端

著九卿科道詳確議奏

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丁酉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逃人事情關係重大前因立法太嚴恐致百姓株連困苦故將條例屢行更改減定期於兵民兩益近見各該地方官奉行疎玩緝獲日少殊非安輯兵民之意應遣部院大臣會同爾衙門將新舊條例逐一詳定俾永遠遵行

八月乙丑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邇年以來大兵諸路征勦軍需浩繁一切供應皆取給於民凡領兵將軍將弁及督撫文武大小各官俱當以國計民生為念潔己奉公加意撙節表率屬員恪遵法紀以副朕戡亂救民之意乃有不以勦寇安民平定地方為念惟圖營私射利糜費錢糧軍前所用米豆草束諸項自將軍以下有自行販賣囑託地方官多取價值地方官有徇情浮冒開銷者亦有地方官販買支放多行開銷者有已備本色不行收納折

價入已者有民間運到米豆草束地方官故意遲延掯勒及至軍前又多方刁難解官恣意需索方肯收納者至於購買馬匹不開實價以少為多濫行銷算種種情弊難以枚舉皆由大小各員互相徇庇止知圖便已私殊為不合應嚴加禁飭以清積弊若仍不悛改事覺照貪官例治罪有能舉首者從優議叙

丙寅

上諭戶部今正當軍需浩繁在外總督巡撫及經管錢糧

各官俱宜潔已奉公殫心料理一應收支銷算詳明造冊據實開報聽部核議近見部覆各處奏銷本內或因款項不符或因數目舛錯或因造報遺漏或因冊結不到多致駁察道路往返動經歲月明係地方各官不加意清釐故留疑竇希圖延挨時日以滋弊端錢糧朦混不清民力苦累益甚以後如何盡除積習使錢糧不致駁察爾部定議具奏

康熙十六年丁巳二月己巳

上諭兵部進蜀官兵並未平定地方大創賊寇且屢奉溫綸理宜戮力疆場乃至西安布匿名札惑衆旣抵隴州又妄行控告不赴平涼我國家創業以來從未有此行事統兵將領不能約束兵丁肆行不法及至京師救令首舉倡告之人官兵又互相隱匿不舉殊干法紀此行軍功俱不准敘

康熙十八年己未二月乙酉

上諭刑部民間鬻身爲廝養者多藉口投充營伍挾制家

長勒索身契及妻子財物又有桀黠之徒乘戎馬往來之際發人塚墓或利所有或挾私仇其情罪尤屬可惡著嚴議具奏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月庚寅

上諭吏部等衙門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懲戒貪蠹嚴禁科派而後積弊可清閭閻不擾近見街道衙門蠹役詐索害民又聞提督步兵衙門五城司坊街道廵捕營等衙門各官不能潔己奉公恪遵法紀縱容衙役朘削小民

或沿習陋規科斂行户或借端挾詐官役分肥肆意横行無辜受害種種弊端深可痛恨向來雖經嚴禁定有處分之例但恐小民未能悉知仍被奸徒擾害應再加嚴飭務令家喻户曉以副朕安全生民至意

六月壬午

上諭刑部等衙門凡大兵經過之地將弁宜嚴加約束務令秋毫無犯屢經有旨申飭今兵丁陳德任意逗留擾害小民殺死人命該管將弁所司何事爾等不行嚴察

但將陳德議斬監候其餘竟置不議殊屬未合可一併

嚴加議處

七月甲辰

上諭兵部朕聞往來官兵所用船及人夫皆借端勒索往

往額外多派折價入己沿途生事又輒將縴夫肆行鞭

撻民甚苦之各該管將軍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

復行苛斂希圖分取互相隱飾種種私弊甚為可惡此

後合行嚴禁且此等事科道雖有風聞因無實據未便

題參地方督撫又以官兵勞苦不行劾奏以致如此自後如仍前所為事發之日該將軍及地方官俱各從重治罪斷不姑宥

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甲午

上以逆賊尚之信在廣東令其部人私充鹽商據津口立總店又逆賊耿精忠在福建横徵鹽課擅設報船苛派夫驛勒索銀米久為民害

命該部檄各督撫悉革除之又逆賊吳三桂在雲南曾以

沐氏莊田賜給為藩莊其藩下官兵侵占民田擅

為己利

命戶部檄該督撫事平之日察出給還小民

七月丙寅

上諭戶部京倉通倉糧米歷來缺額其監督官員交盤時

有賄與銀兩者亦有雜以灰土者放米時有與旗下官

員銀兩抵完者其貧人所得米糧缺少此等情弊朕悉

知之如盡行究察從前經管各官有一得免者乎其飭

所司嚴革諸弊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己卯兵部議准寧古塔將軍巴海題緝獲盜採人參之官兵應定例以示勸懲

上曰盜人參官兵蹤跡緝獲者視所獲多寡議敘甚為允當但恐非係採參之人妄有拘執奪其資財致子身採捕他物者無故罹害亦未可知嗣後有犯此者作何處分其再議之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月辛酉刑部題覆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稱旗下所買之人當擕歸莊屯不當聽其仍留本籍違者買主及賣身之人均行治罪并地方官亦當議處因定容留人數多寡處分之例

上諭大學士等曰地方兇徒或素行横暴鄉里不容多有賣身旗下倚勢縱恣者此等即一二人已足擾害地方至於守分安居原有田舍者雖賣身旗下於地方無害

槩令遷移恐致失業應不論容留人數多寡作何分別定例九卿詹事科道可會同確議以聞又

諭曰賣身之人或曾犯罪處分或見有犯法事情賣身旗下希圖倖免者從重治罪買主知情亦從重治之

八月丙辰大學士等遵

旨議覆刑部事件

上曰朕於刑部事件所以念念不忘者特以別部事件雖少遲延不過牽累一二人而已不致大害若刑部事件

遲延太久則正犯暨無辜牽累者身家性命受害無窮朕念及此每用惻然其借行提兩造干証故意稽遲時日應作何立法盡除弊源可再議又

諭曰刑部不獨人命大事遲延日期即杖笞鞭責之罪亦復延挨雖都察院及該科衙門每月稽察檔案不過虛名而已何益實事嗣後照熱審例十日內所結事件造冊奏報則事不致稽延而定罪之當否亦可盡知此等小事朕不應苛察但刑部事務漸至頹廢恐人犯無辜

受害故爾頻加稽察可傳諭此意一併會議

辛酉議政王大臣等會議永興過河交戰失利官員分別處分

上曰我朝軍法從來嚴明雖承平時不少寛假然尚有未盡處因定例内擊敗賊寇凡受傷回營之人俱准論功又我軍退却凡受傷退回者亦得免罪於是不肖之徒怯於戰鬬故將伊身自作傷痕希圖規避者不無其人更有甚者因一人受傷即數十人扶擁送回規避不前

如此則軍法豈不縱弛今雖殲滅賊寇海内寧一所有
軍法未盡處不可不詳議改定故特諭爾等知之

十月癸亥

上諭刑部明罰敕法民命攸關必讞決精詳案無留滯而
後聽斷得情民免株累向因刑部等衙門事務審理遲
延屢加申飭今積案已完宿弊漸革惟在外直隸各省
督撫衙門因循積習忽忽稽遲一切刑名案件有經年
不結者有數年不結者或因承審官員不能恪秉虚公

妥招定案每年草率含糊希圖苟且完結以致上官屢行批駁沉案積久不清或因上官意有偏徇借端頻行駁審因而營求滋弊顛倒是非寃抑無辜莫由申訴此等情弊皆由聽斷不公完結不速牽連淹滯苦累小民應作何立法俾在外各衙門痛改積習永絶弊源訟簡刑清克稱平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甲申

上諭户部民間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佔其存部註册地

畝分撥時或不肖人員借端擾害百姓圈佔民人良田以不堪地畝抵換或地方豪强隱佔存部良田妄指民人地畝撥給殊為可惡直隸廵撫可嚴察此等情弊指名糾叅從重治罪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庚辰九卿會議廣東雲南秋審人犯

上曰凡别項人犯尚可寛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寛此等人藐視法紀貪汙不悛者秖以緩決故耳今若法不加嚴

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此内貪官耿文明等正法外其餘正犯俱照爾等所議完結

十月戊戌理藩院等衙門奏稱厄魯特來使伊特木根於北館中毆死正白旗商人王治民應論死

上將伊特木根正法并傳

諭厄魯特曰爾等進貢來使沿途往返擾害民生搶掠牲畜以致邊境内外百姓患苦者甚衆朕雖稔知以爾等遠方之人本不諳中國法紀無知妄行屢不加罪縱從

寬免嗣後貢使往來如有攘奪爲非者爾等率領頭目并犯法之人皆依中國律令治罪曾經頒旨曉諭今爾進貢頭目並不嚴束侍從任其擾害將內地人毆死干紀甚矣先以爾等愚昧頑蠢凡細微攘奪之罪知而宥之乃屢邀寬免頻加曉諭全不欽遵竟至毆死內地之人今若不按法抵罪日後漸益恣肆大起爭釁未可定也用是將毆死人命伊特木根依律處斬令爾等識之觀之此後爾等其謹遵成法嚴戢從人毋得肆惡妄行

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穆爾賽身為大吏貪酷已極穢跡顯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懲且九卿會議穆爾賽事瞻顧徇庇並未詳明議罪朕不行立斷誰肯執法耶治天下以懲貪奬廉為要廉潔者奬一以勸衆貪婪者懲一以儆百爾等將此意傳問九卿回奏

十二月甲辰刑部奏稱旗人史書等辱詈順天府府丞王維珍應將史書等枷一月鞭一百

上諭大學士等曰旗下惡棍辱罵職官如此輕處何以儆戒衆人著查康熙十八年定例具奏於是大學士等奏康熙十八年曾經九卿定議諸王及大臣僕人有干預詞訟索取財物者其主知情從重議處僕人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僕人以光棍治罪

上曰此情最為可惡著從重治罪伊主一併察議此等事甚多舉首者少王維珍不顧情面舉首可嘉著議敘勒德洪奏曰其主乃康親王傑書也

上曰朕止論事之是非不論其為何人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壬戌江寧巡撫湯斌

奏蘇州上方山有五通邪鬼祠應焚燬

上諭禮部直隸各省淫祠濫祀誣民惑衆俗尚甚多有關

風化應行文直隸各省巡撫嚴察禁革違者按律治罪

該管官不行察出隱匿者照例議處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癸亥九卿議覆給事中

劉楷條奏請禁止淫詞小說應如所請

上曰淫詞小說實能敗壞風俗蠱惑人心至於僧道邪教
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俱宜嚴行禁止

四月庚午

上諭刑部等衙門凡各省解送京城及京師解發各省人
犯有解役中途凌虐及教唆犯人於沿途搶奪者甚至
有將人犯拷打致死者其所犯之罪不至於死而凌虐
拷打以致斃命殊為可惡爾部會同督捕衙門定議條
例以聞

五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今時之人不敦本務實輕浮奢侈者甚多漢人為甚今滿官田舍俱在畿輔之地人皆知之漢官内或有自稱道學粉飾名節而本鄉房舍幾至半城者有之或多置田園者有之且羣會宴集流於邪僻嬉戲若不禁止則漸至於放縱或身為大臣沉湎之色形於顔面者實非人類矣著嚴行禁止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百行莫大於孝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呼盧飲酒毫無居喪之禮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白皆異常華美喪禮當自盡其誠服用粗惡豈宜華美孝道如此其他又何足觀又漢軍外官赴任每借京債飾置行裝且多帶家人為伊等謀給衣食勢必苛取於民以資用度親朋債主往往在任所請託需索是官雖一人實數人為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嗣後漢軍居喪違理著都統副都統嚴行飭禁其在外漢

軍官員任所有親朋債主前往請託需索貽累小民者亦令查訪指名題參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月庚戌

上諭盛京刑部侍郎吳世巴曰朕聞盛京地方光棍匪人聚集頗衆互相告訐者甚多爾往審理諸事慎毋偏向須從至公又聞盛京刑部遇訊鞫時或别部及旗下各官皆得雜至並坐干預所審之事向日京師刑部亦往往有此朕再三申飭今已肅清矣爾往其力除此弊持

正以行

丁卯

上諭兵部尚書紀爾他布等曰朕聞綠旗兵餉兵丁照數得者甚少皆由不肖武弁扣尅夤緣餽送兵部夫兵所恃者餉耳若果全得自然精強今在外各弁或將餉銀私侵入已又餽遺兵部是以兵不聊生以致鼓譟而總兵副將等官亦不能彈壓倉皇失措此等兵將來如何可用凡事當窮根本此事根本全在兵部爾等應通行

嚴飭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庚申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藏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於世祈請往聚議不准行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真偽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為可以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以為意而奸宄營利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

篤信喇嘛久已溺惑家家供養聽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月辛丑

上諭刑部朕早夜孜孜勤思治理日與在廷諸臣講求無非愛養民生恐其顛連無告以致失所若紳衿土豪倚勢横行凌虐小民藐法縱恣毫無顧忌窮黎受害何所底止太常寺少卿胡簡敬等一門濟惡霸佔民人妻女田產誣告盜情致斃人命闔縣之人遭其毒害種種惡

蹟昭然有據督撫不行舉發科道漫無糾參無非畏其勢力瞻徇情面今已告發審實若不嚴加處分立置重典何以為直隸各省不法紳衿積惡豪强之戒胡簡敬等應於彼處正法治罪江蘇巡撫洪之傑為地方大吏平日既不能體察糾參及經告發又不速行審治遷延徇庇殊負委任應革職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

六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紳衿優免丁銀原有定例其鄉紳豪强

詭寄濫免以致徭役不均偏累小民積弊已久今山東巡撫佛倫奏請改正釐剔具見實心任事並不瞻徇直隷各省應一體遵行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閏五月庚辰刑部等衙門議奏太監錢文才打死民人徐二應絞監候

上曰凡太監殺人斷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朕觀古來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苟其始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

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為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然也太監原屬陰類其心性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尚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叵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權朕闡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答委之司禮監司禮監委之名下内監此輩素無學問不知義理委之以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此案爾等記之至秋審時勿令倖免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奉旨遣往各省大臣官員沿途文官朝服武官介冑以迎之此皆未當於理著行禁止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昨幸五龍亭因往視光明殿東柴廠内失火延燒處守巡官員兵丁盡皆曠悮凡諸守視之地以有關繫始設官員兵丁若此怠忽將來流弊何所底止可救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嗣後各

於本旗官員兵丁守視處不時巡察有曠悞者當叅奏
則叅奏當筸責則筸責之步軍統領等巡察該管官員
步兵之便其馬兵守視處並令巡察至於米倉所繫重
要尤宜敬慎倘有疎虞守視官員兵丁必戮無赦其下
八旗都統副都統等遵行毋怠

六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玆後世職若以罪革斥其子勿准承襲
令同父昆弟襲之無同父昆弟者則宜削其職其下吏

部定例以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五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六

嚴法紀二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丁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士所齎米糧務如數攜帶自啟行以至在途該管官員不時嚴查倘有減數帶往者將本身及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有盜米糧馬匹逃回及

軍士縱酒殺人或闘毆傷人扎薩克蒙古等盜我軍馬匹軍士及厮役等盜貿易蒙古馬匹者俱立行正法昔時行軍以厮役牧放馬匹此番既派出軍士守視其庸劣不堪之厮役可停其帶往至於隨軍貿易之人固不可少若縱其貿易又至紊亂應於其營相近即令其營之務蘭大派出章京於一里外駐扎准其貿易嚴禁諠譁火燭并戒沽酒倘貿易人不遵法禁偷盜米糧馬匹者亦即正法帶往之人一併治罪軍士或將米私售貿

易之人或强買搶奪者定加重罪可徧行曉諭使咸知
凜遵
丙辰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曰古北口一路兵衆惟爾督
率而行凡所過城池邨舍恐軍卒搶擄當行嚴禁兵丁
馬匹最要須加意牧養朕前所示法令極明毋使有違
出古北口後或有無知之徒以捕獸馳騁勞苦馬匹者
當嚴行禁止

五月丁巳

上諭行在兵部征討莫要於法令奮勇先登者錫賞怯懦退後者議罪俱係定例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係簡選任用之人今已逼近噶爾丹若遇敵交戰時副將以下至兵衆人等有退怯違令者著該總兵官正法奏聞

九月己巳

上諭理藩院是役經蒙古地方官兵馬駝擺站馬匹關係重大爾衙門可檄外藩衆扎薩克喀爾喀扎薩克各自

嚴禁本旗盜賊如竊取官兵馬駝擺站馬匹什物借交易為名而來偷盜立正軍法梟首示衆該扎薩克管轄人員從重治罪著嚴行傳諭

十月乙未

上諭内大臣等曰明日到歸化城停止圍獵歸化城商賈叢集恐僕從或行騷擾及土默特蒙古盜竊兵丁馬匹著交副都統阿迪嚴行禁止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副都御史努赫曰爾每日親率科道官一員在輜重之後如沿途兵厮匪類有爭鬬搶奪民間財物者即行查拏指名題叅

三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隨駕人員搶奪强買民物朕皆差官查拏從重治罪但恐京城後來者及離大營在一二日後至者搶奪强買民物亦未可知著曉諭經過沿途地方官員如有此等事查拏指叅從重治罪其衆人車輛不

得攔阻著通行傳諭

五月辛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山西巡撫溫保居官極惡刻剝百姓不可言述前者彼自謂居官好民甚頌之欲為之立碑今觀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況溫保不比他人嘗為學士朕愛惜斯民之意不可謂不知之布政使甘度居官亦極惡今蒲州之民皆逃入山中伊等若善民豈肯逃乎倭倫往撫如不肯降即押溫保甘度至彼處

立斬如此貪官若不誅戮何以懲衆著議政諸臣會奏

聞

九月己夘刑部以太監劉進朝逃出訛詐議罪奏

上曰劉進朝乃禁中役使之人逃出已屬可惡況又於所逃處嚇詐有司宜照光棍例議罪嗣後太監有與同罪者以此為例

康熙三十八年己夘六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選授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官員故違限

期處分解任希圖另補善地其續選之員不能一時即到每致員缺久懸嗣後將此輩計月多寡草職留原任効力則不肖之徒知有處分赴任自速矣

七月戊辰朔

上諭兵部近聞直隷各省經制額兵虛冒錢糧者甚多殊干法紀嗣後須痛加省改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濫行冒支扣尅者事發定行從重治罪又直隷各省自副將以下把總以上官員督撫提鎮當不時嚴察如有衰老庸

劣不諳騎射之員即行題參若互相徇隱或差官察出或經引見罷斥或經該部糾參該管各官一併嚴加處分不貸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順天鄉試所中式者童穉甚多物論騰沸大殊往昔考試係國家大典所當嚴飭以示儆戒御史鹿祐題參可嘉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將李蟠等嚴加議處

丁未九卿遵
旨磨勘順天鄉試中式舉人試卷並議覆江南道御史鹿
祐疏參考試不公一案擬將順天正副考官李蟠
姜宸英等革職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倩代之人亦
復混入闈中京師何地可如此乎此案若照議完結仍
不知警著將所取舉人通行齊集內廷覆試如有托故
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處分俟覆試後具奏

十二月戊辰刑部題湖廣總督郭琇遵

旨查叅審理茶陵州叛案郎中剛五達等恣肆橫行擾害

地方俱實請

旨定罪

上諭大學士等曰剛五達陛辭朕曾諭云爾係部院保舉

賢能他日乃上進之人此行須從公審理斷不可顛倒

是非倘行止妄亂決不輕恕今肆行無忌不加重治何

以懲警著將剛五達等交刑部等衙門嚴加議處尋刑

部等衙門遵
旨察審剛五達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若輩即當正法以示警戒何待秋後也著再議

癸酉

上諭吏部凡奉差官員理宜恪慎潔己辦理公務事竣即行復命庶不負委任之意嗣後如巡鹽榷稅審事一應差遣各官倘有沿途騷擾繞道妄行或公務已畢仍逗遛地方借端生事或將所帶筆帖式撥什庫等私自遣

往他處督撫即指名題參以憑究治如督撫瞻徇容隱不行糾參事發一併議處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正月壬戌

上遣學士滿都等往盛京審理偷刨人參一案

諭之曰凡事皆有為首之人聞偷採人參者若輩皆衣食不贍之徒一切馬匹糧米帳房何能自辦爾等但詳察源流能獲其養贍此輩給發盤費馬匹收攬人參之為首者則案即結矣

七月乙卯山東道御史吕現條奏秋審罪案宜分兩議具奏

上曰此事斷不可行若分兩議誰肯附於議斬者惡人不除則法既不行而善類何以得安朕凡遇難決之事必與諸大臣商酌行之即如昨日刑部題毆死伯父叔父之人擬即正法朕著問九卿者非謂此等人不當處斬也但其中或有他人毆死而罪歸於彼亦未可知故令詳議耳彼等果係情實豈可寬宥此本著發還吕現給

事中御史專任言職各以聞見入奏甚是朕此發還非阻言路之意因於事不合故發還耳可將朕旨明諭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二月戊辰

上行幸五臺駐蹕行唐縣

諭內大臣侍衛等曰前所過地方原係旗民雜處人俱熟習貿易自此以往皆係民地隨從人等凡一切諸物俱宜從公市易毋得騷擾民間其令各管轄官遍行曉諭嚴加禁飭更令學士賴都率一二章京乘其後察之如

有犯者即行桼奏倘隱匿不舉從重治罪

壬申吏部彙題以疾解任各官

上曰漢官告疾者既痊仍以原任部院衙門補用若滿洲解任官員或因所遇之缺不佳冀得改補美缺或揣其堂官將以庸劣桼處故先自引退如此任意行私可乎凡前後具呈解退者俱照漢官例補以原部院之缺著為令

四月壬戌刑部議奏毆死陳大勝之陳潮應照例

留養

上曰有罪之人存留養親必其親原無罪犯情有可矜方為奏請陳蒂生與其子陳潮同毆陳大勝致死亦屬有罪陳潮照留養例殊未允協其另議以聞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壬戌

上命領侍衛内大臣和碩額駙尚之隆等傳

諭曰朕觀索額圖並無退悔之意背後怨尤議論國事伊之黨類朕皆訪知阿密達馬爾圖額庫禮温代碩甘佟

保伊等結黨議論國事威嚇衆人且索額圖施威恐嚇舉國之人盡懼索額圖乎亦有不懼者即令索額圖家人已將伊告發索額圖能殺害乎至温代額庫禮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師伊等應安静以養餘年乃與索額圖結黨議論國事妄自怨尤伊等之黨俱屬利口愚昧無知之徒被伊等恐嚇遂極畏懼果至可殺之時索額圖能殺人或被人殺俱未可料雖口稱殺人被殺者誰乎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朕若盡指

出俱至滅族朕不嗜殺人嗣後爾等若與索額圖絶交
將所行之事舉出尚可不然被索額圖株連必如噶楚
哈阿思哈被滅族之禍索額圖之黨阿密達額庫禮溫代
馬爾圖佟保碩甘之同祖子孫在部院者俱查明革退
副都統佟保不在家俟到時再傳諭此旨著曉諭門上
大人與衆侍衛等爾等若在索額圖處行走必被索額
圖連累致死

癸亥

上諭刑部額庫禮溫代馬爾圖碩廿等俱係問罪充發之犯念其年老取回京師伊等至京並不善養餘年與索額圖結黨議論國事俱交刑部鎖禁不可疎放

命侍衛海青武格馬武傳

諭索額圖曰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內三年朕有寬爾之意爾並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爾背後怨尤之言不可宣說爾心內甚明舉國俱係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從爾矣去年

皇太子在德州住時爾乘馬至皇太子中門方下即此是爾應死處爾自視為何等人此處問公福善即知爾任大學士時因貪惡革退後朕復起用爾並不思念朕恩即如養犬尚知主恩若爾者極力加恩亦屬無益朕差人搜查與爾行走之江潢家得書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爾家搜看但被爾連累之人甚多舉國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下手爾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將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爾原係大臣

朕心不忍但著爾閒住又恐結黨生事背後怨尤議論著交宗人府與根度一處拘禁

八月甲戌朔

上諭吏部山東一省官員平日不知重積蓄備荒災所以一遇凶年束手無策致勞京師遣官賑濟今應將山東合省官員停其陞轉俟民生復甦之日再行開復此內除丁憂離任外有以老病乞休者俱令來京引見再行定奪

十月癸未

上以西巡駐蹕良鄉縣十三里村

諭大學士等曰見在扈從給事中滿普御史顧素令其後行查有肆行搶掠者即時鎖拏並將其主亦行參究至地方官員若私行禁阻民間市賣亦指名題參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八旗漢軍俱圖任外吏不思在京効力或一家兄弟子孫數人俱外任者有之可著各都統

察出酌調回京任用若不察出調回罪即在伊等可傳
諭知之

三月己酉

上諭刑部熱審謂之慎刑夫刑在平時亦宜加慎何必因
熱而始慎也如謂熱審減等於犯人有益則於原審時
即以減等議之豈不更有益乎且犯人苦熱猶可而苦
寒更甚熱既宜審則寒亦宜審既多此一事不肖官員
遂欲延至熱審故意遲玩其停之

十一月癸卯刑部題覆朝審案件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今年秋審外省罪犯議出者少京城罪犯議出者多用法豈可如是原任工部郎中費揚嘏於內外河分司之事不但侵蝕帑金凡諸弊端皆專擅而行諸大臣既不肯以此人應正法之處公同奏請反謂之情罪可矜朕今斷不寛宥凡人出身為筆帖式即思盡忠効力日後始可用為大臣費揚嘏各處差遣竟不為國家効力如留此等人將於何處用之費揚嘏著

改情實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皆當立品筮仕之初即思干請於人其立意如是則他日將何所望哉倘自為筆帖式之日即有急公盡力之心何憂不至顯位或有未仕之先早已債負盈積至入官後若不朘民何以償之國家名器豈為此輩償債設乎朕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視同一體善者即稱之為善若有罪一概不恕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丙午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河工積弊汛官利於堤岸有事修建大工得以侵冒河帑又希圖修橋建閘興無益工程於中取利著嚴飭各官痛改前非加謹修防倘有故違定行正法以示懲戒其地方有司官員漠視河工致有貽悞者爾題參到日將地方官亦行正法河官平時須豫備物料以為不時修防之需若料物不備遇工程險要倉皇無措雖將該管官重處亦無濟矣

七月乙酉

上諭刑部凡管理兵丁將弁必平素約束軍伍禁令嚴明兵丁始克遵法紀地方無事湖廣兵丁王漢傑等糾集三百餘人在城中搶掠當鋪又於城外執旗纛勒索府縣官印結該管將弁何得稱為不知伊等所司何事況因此案已將總督提督等俱行治罪令總督喻成龍不將各營武弁嚴審明白輒以並不知情徇庇具題殊屬不合喻成龍著該部嚴加議處此案遣郎中吳進泰前

往究審具奏

八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來滿洲無犯法殺人之事康熙初年一年之内最多不過一二件而已自平吳三桂以來滿洲殺人之事漸多五年前至每月七八件朕謂若不力禁斷不知改自定為新例又將都統副都統佐領官一併治罪是以去年僅有三件今年僅有一件由是觀之則知法嚴而人命之事自少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壬辰刑部議覆差往湖廣郎中吳進泰等察審提標兵丁搶掠當鋪一案

上曰此風不可長也湖廣兵丁原皆良善後因武臣不能約束流弊至此豈可不嚴加懲治且地方官亦不將此案審明延捱揑誺朦朧具奏殊為不合著將兵丁首犯王貴等依擬立斬從犯王漢傑等俱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施世綸董昭祚董廷恩郎廷楝等俱著革職提督俞益謨居官好且在事發之後到任著降二級從寛

留任

十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九卿議土司事但欲使兩造平息湖廣總督石文晟原參田舜年建造宮殿行兇作惡是以羈留於武昌府今田舜年已故石文晟又具奏欲息其事如土司等果抗拒不法則當發兵征勦土司若無罪則當反坐原參之人朕意以二格所奏為是此事不便令督撫提督會同審理當再特遣大臣前往察看著以此

諭九卿

丁未

上命大學士席哈納吏部侍郎張廷樞兵部侍郎蕭永藻等往審土司田舜年事

諭之曰田舜年一事關係土司並於地方總督提督亦有關係若不究其本末辨其是非則衆心不服爾等到彼可與前次遣往都御史梅鋗學士二格詳加研審如總督理虧則罪坐總督土司理虧則罪坐土司惟公平則

人心自服爾等須出示曉諭衆土司若彼果有寃枉許其陳訴爾等收呈詳審窮詰根柢如無寃枉而欽差大臣至彼地提人不解反固守關隘不納公差則特欲反耳果其如此竟發荆州大兵立勦之不可持兩端茍且結案也總督叅田舜年事極其狠毒今又欲草草完結何以服人九卿並不據大體立議首鼠兩端愈非理矣爾等前往若不能辨明此事則於爾等聲名亦大有關係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內地之米販往外洋者甚多洋船行走俱有一定之路當嚴守上海乍浦及南通州等處海口如查獲私販之米姑免治罪將米入官則販米出洋者自少矣

閏三月甲午

上諭兵部鳥鎗等火器祇當用於蒐獮行陣之間此外一應旗下民間不得擅用著嚴行禁止

七月丁丑

上諭刑部凡減等流徙者俱係死罪豁免之人理當在流所安靜守分若仍不改過逃回作惡者情罪殊為可惡嗣後流所逃回不犯罪者仍照原定例完結外逃回後又復犯罪不論罪之輕重并將舊案查出立時正法庶匪類知所警戒著為令

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罪犯執法之人若

將不應宥者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五月戊申刑部覆四川陜西

總督殷泰疏參縱容游民連直等地方文武官員

應分别議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連直等俱係行醫小業爲生各處餬口

地方官員著從寛免其查參朕前諭各省督撫查拏越

省游行者葢謂奸惡之徒有爲僧道而行者亦有市藥

賣卦而行者若不防微杜漸嚴行禁止令其任意行走

結成黨類漸至人多勢盛即行刦掠有害地方或致難
圖凡多貲錢糧豢養兵丁者特欲剪除惡亂之輩耳明
代李自成即其驗也不豫為之計可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鄉會試皆掄才大典關係緊要今見考
試官不遴取人才貪圖賄賂夤緣作弊者漸多此等人
若不立置重典斷乎不可正考官係考場統領之員副
考官同考官等通同作弊嚴加覺察是其專責而諉為

不知情可乎刑部議江南科場處分未當應另行嚴議

七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督赫壽因為廣東省運米所奏疏內以戰船今係大修之年俱各修理不堪應用請催民船運米等語沿海各省設立戰船者特為防護地方裨益民生以備急需也今據稱戰船俱不堪用請催民船可知戰船少而民間貿易之鳥船多雖有修船之名徒致耗費錢糧況修一戰船需用之錢糧甚多觀此將所修

戰船或賣與民人或僱與民人貿易并將民人破壞船隻頂補充數揑稱修理亦未可定倘有用處將如之何此習相沿成風應用之時恐必致遲悞著問九卿令會議以聞

十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史周祚顯條奏百姓保留地方官及督撫保留官員請行禁止甚是頃口外博洛和屯地方有二百餘民叩閽保留萊州知府朕未曾准後又至熱

河叩閽只剩五六十人朕疑之因令拏審皆係僱覔見居口外之山東民知府家人及代寫呈之人相隨指使且百姓糾黨保留地方官若准留任則官必為民挾制實非美事令民不畏官官不畏其上司此處關係匪輕理宜留心或以巳居官清潔不畏上司者有之清官如此而貪官被參之後亦謂我不能迎合上司所以被參學清官之語以自飾朱子畏大人註云大人理所當畏國家有上下貴賤之體雖清官可不畏上司乎

是日九卿等遵

旨議覆八旗出征舊人有將擄獲之人為養子分產開戶者傳至子孫輩或行勒詐稱係祖父家奴混行控告殊違祖父初心嗣後有子孫控告祖父時為養子分產年久者永行禁止有惡劣不肖之徒不遵法度揑造他故控告者該部指名題叅有職者革職無職者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如有勒詐款項審實照訛詐律處分著為定例

上曰此議尚有未盡處如以家人為養子分居開戶若日後原主子孫或極庸懦或至絶嗣伊等稱係近族弟兄反肆欺凌爭告家産者亦當入議禁止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八月甲午

上諭兵部販馬人等往往暗結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子弟將疲憊不堪之馬發與不肖道府營弁索取高價代為壓派甚至無驛站之州縣及管步兵之頭目一概濫派以致所屬官員勉强收受負累甚多著行令直

隸各省將軍等嚴查禁止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戊寅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等曰本朝舊制王大臣及衆執事人等凡係御用之物各極謹慎不致遲悮今漸染漢人習氣惟尚虛浮鑾儀衛遲悮御轎之事無大關係但該管官於御用之物怠忽從事情殊可惡朕令將納音圖等拏問覲鄂倫岱之意大以為不然朕洞察其情必欲懲治以彰國法特諭爾等知之

九月癸酉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官胡駿奏臣不諳水性請調極邊効力部議行文該總督將胡駿果否諳練水性之處查明之日再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蘇松兵丁習俗甚惡自胡駿到任因其約束嚴峻兵丁幾起釁端總督巡撫提督等欲潛行消弭故未奏聞至於給餉俱係知縣等微員不能彈壓兵丁胡駿征勦海島勤勞素著今為兵丁惡習所迫故爾奏請改調部臣未悉此情議將胡駿果否諳練水

性之處行查該督誤矣倘因胡駿不諳水性另行改調則兵丁惡習愈長此斷不可況崇明遠在海島民稠地廣應將江南事簡地方道員移駐於彼以資彈壓著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乙丑

上諭内閣學士星峩特等曰爾等俱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應令報明監督於出洋時將從前報過造船人名與船隻字號逐一查對方不致隱匿凡大船指

稱貿易領票出洋每另泊一處用小船於各處偷買米石載入大船不知運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應貨物必於此處運他處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屬緊要爾等將此傳諭九卿著議奏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七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南南陽總兵官高成標下兵丁因查拏賭博人等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沈淵帶至教場看守三日巡撫業已奏聞御史楊汝穀一聞即行題參

甚是聞此等人俱係詭冒營兵夥同二三百人詐擾百姓不獨河南一省他省俱有之其行文各省督撫提鎮伊等地方有此等並不食糧詭冒營兵合夥妄行不法之人嚴查據實奏聞其作何禁約治罪之處著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見九卿薦舉之人有初次列名至第二次又不列名者是必因缺有美惡任意趨避也嗣後

一次薦舉之人即當每次薦舉凡其官薦舉某人著吏部註冊以備查核

康熙六十年辛丑六月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得米從海口出海者甚多江南海口所出之米尚少湖廣江西等處米盡到浙江乍浦地方出海雖經禁約不能盡止福建地方正在需米之時又派浙江兵二千往閩駐防恐米價益貴米到乍浦價值必賤交與浙江巡撫提督嚴禁私賣不許出海動帑買

米三萬石豫備海船裝載提督派官兵護送押運從海運至厦門收貯自福寧州直至福州府不過十數日之内即可達厦門斯事甚屬緊要嗣後出海米石交與江南浙江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嚴行禁止其福建販賣米石不必禁止爾等將此旨交九卿閲過速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六